

上海小刀会的宗教伦理思想

郭豫明

上海小刀会原系天地会的一个支派，他们曾经改变天地会一些传统的信仰主张，基本上接受了太平天国的宗教伦理思想，与同时期的其他天地会系统的起义军迥然相异。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值得探讨。

1853年夏，在太平天国运动和闽南小刀会起义的推动下，上海原有的各个秘密会党帮派，如天地会、小刀会、塘桥帮、庙帮与百龙党、罗汉党等等，组成一个统一的秘密团体上海小刀会。上海小刀会作为天地会的一个支派，在政治思想方面，接受了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宗旨；在宗教信仰方面，同样敬拜天地及各种偶像。起义之初，他们宣布其国号为“大明国”，首领刘丽川称“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其宗教信仰也是上述的情况。《北华捷报》曾载文报道说：“在他们自己居住的地方，我们经常看见许多偶像，象前放着各种祭物。”^①后来，小刀会改国号为“太平天国”，表示归附太平天国，逐步放弃其“复明”的宗旨^②，在宗教信仰方面也随之起了变化。

1854年4月（咸丰四年三月），刘丽川发布了“昭告人类起源事”的告示^③。接着，他又于同年5月11日（四月十五日）贴出了“正风俗、去邪教而知君亲事”的布告^④。从这两篇重要文献以及其他有关材料，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上海小刀会的宗教伦理思想。

关于崇拜上帝的思想。刘丽川在布告中首先阐述了上帝的创造能力：“天父上帝创造天地，又创造日月星辰、花卉果实、草木鸟兽，此乃太初之世人类未生以前之事也。上帝以泥土造人，由鼻孔吹入生命之气，即为生灵。上帝共造男女各一人，先造男人，使之沉睡，取出肋骨一根，裹以血肉，造成女人，俾生生不息，绵延种族。”“上帝创造天地人物，六日成功，七日休憩，称为安息日。”指明上帝的创造能力极大，“开天辟地、创造万物、创造人类”，并且援引中国古代经书予以证实。“经云：‘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即指此也。”接着，他分析了当时人们不崇拜上帝的原因：“夏商周三代之时，人人崇拜上帝，又有记载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之书籍，不幸为洪水氾滥所淹没。嗣后秦始皇焚书坑儒，所有坟典尽毁，一无所存。明太祖洪武驱除妖魔，禁止祭祀，……但佛家之庙宇未毁，恶根未除。于是清初邪僧妖道复趋猖獗，无人为百姓指点迷津。人人不知本身之来源，人人不知天地人三才乃天父上帝所创造。”指出中国古代原来大家都是崇拜上帝的，只是因为后来记载上帝功

①《北华捷报》第199期（1854年5月20日），《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25页。

②上海小刀会在改变国号问题上似有反复，即将“大明国”改为“太平天国”之后，又出现“大明太平天国”的国号，反映出他们放弃其“复明”宗旨是有一个过程的。

③《小刀会起义文献》，《汇编》第23—25页，以下有关引文均见于此。

④魏建猷：《上海小刀会起义文献的新发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第82—83页，以下有关引文均见于此；参见《汇编》第20—23页。

德的书籍失传，邪僧妖道猖獗，人们才不崇拜上帝，迷信邪神。而后他号召人们应该崇拜上帝，“上帝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纵令极微极细之事，尔等断难欺骗上帝。尔等每人均应勤勤恳恳，虔心崇拜上帝。须知焚香烧纸，毫无用处，惟有每人每日早晚祷告上帝，并遵守神圣安息日，始能去邪归正，获得平安与慰藉。”说明上帝的无限权能，只有虔诚崇拜上帝，才会幸福，因而要求大家，“凡尔兵丁士民人等，应即洗心革面，明辨是非真邪，及早觉悟，崇拜天父上帝，切勿为邪僧妖道所迷惑。”

关于“去邪教”的主张。刘丽川在布告中先是说明佛教与道教之不足信：“我中国三代尧舜以来，未有佛教，君明臣忠，祚长年久，民间快乐，五谷丰登。……自汉有佛法以来，羌戎乱华，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乱亡相继；宋、齐、梁、陈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梁武舍身施佛，饿死台城，由此观之，佛不足事明矣。”“至于道家以老子为师，……老聃亦人鬼耳，岂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乎？如宋徽宗躬身亲祠醮倾心崇奉，卒之陷身虏廷，覆亡宗社，可为明戒。”通过中国古代的史实，证明信奉佛教与道教，毫无益处，“佛老之徒妄相称述，惑世诬民”。进而将佛教、道教斥为邪教，指出其祸害，“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言，恣其假托，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税。伪起三涂，谬张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利禁，轻犯宪章。且死生寿夭，由于天命，刑德威福，关人之主，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告示又说，“邪神贪图祭献，要众生到庙堂许愿捐助，始肯福佑。百姓宰牛羊，携酒肉，进庙堂，供奉偶像，然后问吉凶，求安慰。邪神又要百姓焚烧大量纸钱，岂非与贪官污吏无异乎？”揭露了邪神危害社会，欺诈群众，要求祭物与纸钱，如同贪官污吏一样，后又要求人们摆脱邪教的羁绊，“望尔等被邪教迷惑之愚人，及早醒悟，去邪教，为正风俗，勿拜无益土木偶像，勿到寺院焚香烧锭”，期待军民“去邪归正”。

关于“知君亲”的思想。刘丽川在布告中叙述了父母养育子女的辛劳，“人由天地造化，父母所生，怀胎十个月，受尽千辛万苦，临产之时，母命未能保全，产子出来，抚养三年，婴儿不能言议，哭啼之声，父母不晓作甚，屎尿随身，冷则加衣，啼则与食，倘不遂意，父母夜无眠。养至会言会走，又要请师教读，养育成人，又教与手艺，士农工商随各所好，又与娶亲，父母方能安心。”说明在子女的成长过程中，父母倾注了自己全部心血。继而谴责了人们的不孝行为，“父母费尽千般辛苦，万般心事待子，岂可为人子女者，父母在，生不孝顺报养育之恩，父母死后，听妖僧妖道做功果、打斋醮，去投生佛地，此大不孝之事也。父母生前不孝敬，死后何用作功德，有等愚人，到寺院焚香烧锭，与佛像镶金，何不将此钱银买物孝敬父母。”认为不敬父母、迷信佛道的不孝行为是愚蠢的。最后提出忠君孝亲的要求，“今我洪门兄弟务宜忠心报国，为人子者必孝双亲；为臣者不忠于君，为子者不孝双亲，天必不佑也。”希望大家节省迷信活动的银钱，养妻活儿，孝敬双亲，忠君报国，“以全忠孝”。

这些思想主张是互相关联的。尊崇天父上帝，必须排斥邪神；而“去邪教”，是为了崇拜上帝。忠君孝亲，又贯串着反对迷信佛道、祈求上帝默佑的意向。三者不可分割，组成一个体系。

阐述以上思想主张的告示公布之后，“引起老百姓极大的注意”^①，反响强烈。小刀会

^①《北华捷报》第199期（1854年5月20日），《汇编》第25页。

对此逐步付诸实行，在上海县城掀起反对传统的神道说教的斗争。他们宣告崇拜唯一真神天父上帝，破除偶像，先在自己住处把许多偶像移走，后来又将很多庙宇完全或部分地加以破坏，从庙宇中搬走大量偶像，装在篮子、水桶里运出去烧毁或者抛弃，连外国人也感到这是“一件新奇的事”^①。只是限于当时的条件，小刀会不可能在更大的地区长期推行下去。

上海小刀会的这些思想主张，与当时各地天地会系统的起义军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除了参加太平军者以外，其他天地会系统的起义军没有发现崇拜上帝的主张，仍然信奉神仙圣佛，例如同上海小刀会关系密切的闽南小刀会就很崇拜天及其他偶像，其首领之一陈庆在闽南发展组织时“谓伊有神术自可通天”^②，其会内还敬奉“天上圣母”^③，并有“望祭郊神”的情况^④。

上海小刀会的这些思想主张，却与太平天国大体一致。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在其撰写与颁布的文献书籍中，曾经宣传崇拜上帝的思想，认为上帝具有无限权能，在六日之中造成了天地山海万物和人类，“夫天下凡间人民虽众，总为皇上帝所化所生，生于皇上帝，长亦皇上帝，一衣一食并赖皇上帝，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死生祸福由其主宰，服食器用皆其造成，仰观夫天，一切日月星辰雷雨风云莫非皇上帝之灵妙，俯察夫地，一切山川原泽飞潜动植莫非皇上帝之功能。”这样一位皇上帝在中国古代就受到人们的崇敬，“历考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居民一体皆敬拜皇上帝也。”而后由于九黎、秦政等信奉妖魔，至宋徽宗时又更改皇上帝尊号为玉皇大帝，以致“天下多惘然不识皇上帝，悍然不畏皇上帝”。因而他盼望人们猛醒过来，“敬拜皇上帝”，“若终不醒，则真生贱矣，真鬼迷矣，真有福不知享矣！”^⑤其实，中国古代所信仰的“上帝”，与上述创造一切的“上帝”即基督教所宣传的“神”或“上帝”耶和华并不相同，洪秀全将两者混合起来，是有意加以附会。

同时，洪秀全改变传统的观念，贬斥佛教、道教，反对信拜邪神。他说，佛老之徒“自陷迷途，贪图射利，诳人以不可知之事以售己诈，诱人作福建醮以肥己囊。兼之魔鬼入心，遂造出无数怪诞邪说，迷惑害累世人。”指出不应崇拜妖鬼与偶像，“拜专迷惑缠捉人灵魂之妖鬼，愚矣！”“拜无知无识之木石泥团纸昼各偶像有口不能言、有鼻不能闻、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持、有足不能行之蠢物，抑又愚矣！”又说，“世间所立一切木石泥团纸昼各偶像，皆后起也，人为也，被魔鬼迷蒙灵心，颠颠倒倒，自惹蛇魔阎罗妖缠捉者也。”^⑥

洪秀全还提倡孝顺父母与忠君。他写道，“父兮生我母鞠我，长育劬劳无能名，恩极昊天难答报，如何孝养竭忠诚，大孝终身慕父母，视于无形听无声，孝亲即是孝天帝，培植本根适自荣，逆亲即是逆天帝，戕伐本根适自倾。”认为“忤父母”是一种“不正”行为，“大犯天条”，应该赶紧“自更”^⑦。他批准刊行的书籍中又谈到，“主正臣乃直，君明臣自良，伊周堪作式，秉正辅朝纲。”^⑧这种忠孝思想，实际上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

① 魏林：《在华医药传道记事》，《汇编》第630页。

② 陈庆：《播经堂类稿》第2卷第1页。

③ 《闽浙总督裕泰等奏审拟会匪王泉等纠抢案折》（咸丰元年五月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④ 万友正等：《马巷厅志》附录下第92页。

⑤ 洪秀全：《太平诏书》，《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1册第94、96、97页。

⑥ 洪秀全：《太平诏书》，《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1册第93、96、97页。

⑦ 同上注，《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1册第88页。

⑧ 《幼学诗》，《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1册第232页。

太平天国的这些信仰主张，显然已经基本上为上海小刀会所接受。小刀会之所以接受这些信仰主张，主要是由于太平天国的影响。据载当时太平天国就派有人员在上海直接而大量地宣传拜上帝会的主张：“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一天，我们就得认真地遵守诫命，信奉上帝，并互相勉励为善。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经常集会讲道祷告。”“同时，我们要尽力铲除偶像崇拜，到处拆毁庙宇，到处捣毁偶像，并劝人破除迷信。”“若是坚持这种崇拜，最后将降入地狱，但如放弃迷信，信奉耶稣，他们灵魂就可得救。”他还针对人们崇拜偶像而问道：“同胞们这样点香、燃烛、烧锡箔又有什么用呢？假使你们所崇拜的偶像，实在需要这些东西，那就表示他们都是贪婪无耻的家伙。这就好象官员们捏住人们的喉咙一样：要是你不给他钱，他就把你捏得更紧；要是你们肯给他钱，那他就捏得轻些。”^①这些主张使人们感到很惊奇，印象深刻。

另外，这也同外国传教士的宣传不无关系。当时，在沪的外国传教士对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是有所了解的，美国牧师罗孝全曾向洪秀全传过教，英国牧师麦都思对太平天国宣传宗教信仰的书籍非常熟悉。他们又与小刀会首领有些联系。尽管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传播拜上帝会的主张，然而他们讲述基督教的一些教义，由于基督教与拜上帝会的宗教信仰在形式上的类似，对于小刀会接受太平天国拜上帝会的信仰主张还是产生一定作用的。1853年9月25日（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罗孝全访问刘丽川时，就曾提到自己当过洪秀全的“宗教师”，谈及基督教教义。罗孝全说，“我对他讲知‘十诫’和其历史，并告诉他‘太平军奉此为初期的军律。’”^②据法国代理领事爱棠说，小刀会“福建人首领林阿福曾来向他表示，他和他的三千手下人愿意信奉天主教，理由是：首领刘丽川受教于英国麦都思博士，陈阿林受教于美国郑爱比牧师。”^③这段话不甚准确，但也并非无据。1854年5月22日（咸丰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林阿福（即林福源）曾经致函法国领事府说，关于“崇奉圣教一事，阖属莫不乐从，且有以入会恨晚者”，要求再照前式小金牌发三千块分给其部下^④。这多少反映出小刀会首领同传教士有所接触，受到感染。至于一般会员也曾至教堂听传教士讲道。传教士讲道的主要内容，就是信奉上帝和反对偶像崇拜一类。1853年12月14日（咸丰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麦都思到城里的伦敦布道会礼拜堂，对集合在那里的群众，就“讲述关于偶像崇拜的愚蠢，主张崇拜一位真正的上帝，理由是，只有上帝才能保护他的仆人，而偶象是完全无稽的，不久也必在大地上被消灭的。”^⑤自小刀会起义后，传教士在沪的活动并没有放松，而是利用当时的局势，加紧从事传教等工作，扩大其影响，使“宗教逐渐伸展到社会各阶层中去”^⑥。可以肯定，上海小刀会改信上帝，开展清除偶像的斗争，同传教士的宣传是有一定关系的。虽然如此，上海小刀会的宗教信仰与传教士所宣传的宗教信仰之间仍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为从根本上说，小刀会是要求人们从传统的神道说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投入现实的斗争；而传教士则是要扩张其教会势力，为列强侵略中国效劳，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还应指出，小刀会没有听从传教士的旨意，从未同外国教会建立组织联系。例如，罗孝全在访问

①《北华捷报》第177期（1853年12月17日），《汇编》第95页。

②《北华捷报》第166期（1853年10月1日），《汇编》第63页。

③〔法〕梅明、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第90页。

④《上海小刀会首领与法领事府往来函件辑录》，《档案与历史》1987年第3期第6页。

⑤《北华捷报》第177期（1853年12月17日），《汇编》第94页。

⑥《有关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报告、信件和日记》，《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第228页。

刘丽川时，曾经表示“愿意照样施教于其部下之广东人”，刘丽川立即推诿说，“等候南京（指太平天国）派人到后再商量诸事。”^①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

上海小刀会在宗教伦理思想方面大致接受了太平天国的主张，表明他们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思想信仰上都要求与太平天国融为一体。显而易见，这是他们为了将自己的斗争归入太平天国运动并争取太平军援助所作的又一次努力。可是，当时太平军被清军江南大营阻挡在南京、镇江一带而无法东下，因此，他们等候不到太平军前来救援。

上海小刀会在宗教信仰方面发生的变化，也说明上海小刀会与太平天国一样，想向西方寻找真理。然而，这种宗教信仰主张并不是科学的斗争理论，其唯心主义的神学世界观不能指导他们制订正确而可行的政策和策略，将斗争引向胜利。同时，他们曾经希冀通过这种宗教形式的相似而取得列强的支持与帮助。1854年4月21日（咸丰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林阿福在致爱棠的函件中就提过：“某等洪门名则各别，教实相同。崇奉天主虽不能如贵国穷源探本，亦究必与弟兄誓始要终。……兹请（清？）人荆薙贻讥，显违吾教，恭罪于天，……此人神所共愤，中西所切齿者也。倘贵国非（悲？）天悯人，同心戮力，区区丑类何难殄歼。”^②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资本主义列强是绝不会支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事业的，不久，法国反而出兵帮助清朝当局，共同镇压小刀会起义军。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限制，上海小刀会不能认清列强的侵略本质，而宗教形式的相似，更使他们的认识模糊，这一教训应当记取。

首次全国辞书学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全国辞书学研讨会于1988年3月29日至31日在上海举行，这是辞书学界第一次全国性的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外语学院、广州外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黑龙江大学、湖北大学、苏州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等单位的十九位辞书学专家、学者与辞书工作者。会议就辞书学一般理论及辞书学理论对辞书编纂出版工作的指导作用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郑英旻）

^①《北华捷报》第166期（1853年10月1日），《汇编》第63页。

^②《上海小刀会首领与法领事府间来往函件辑录》，《档案与历史》1987年第3期第5页。